



那一阵风

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城关中学2023级十二班 原石钰

晚风起，卷起桌上纸屑。梧桐树影摇晃，裹挟着记忆的碎片，穿过岁月长廊，轻轻落在肩头。

开篇以风为引，意象优美，“记忆的碎片”与“岁月长廊”将抽象的情感具象化，奠定全文抒情基调，富有诗意。

7岁那年的春风最任性。我攥着风筝在田埂上奔跑，可它总在头顶打转。父亲接过线，教我感知风的方向：“你要让风知道，你是伙伴，不是敌人。”当线绳绷紧，燕子风筝乘着风扶摇直上，尾巴划出流畅弧线。那天的风穿过林梢，掠过麦田，掀起绿浪，如无数双托举的手，高高托起我的梦。

夏夜，蝉鸣聒噪。姥姥的蒲扇摇啊摇，送出带着艾草香的凉风，口中哼着民谣。我躺在一边，枕着虫鸣数星星，蒲叶的阴影在脸上晃啊晃。睁开眼，侧过身，见姥姥歪头打盹，扇子仍机械地摇着。那夏风裹着露水与花草的清甜，让我分不清是扇出的风，还是来自天边的风。

比喻贴切动人，“托举的手”既写风势，更写父爱与梦想，虚实结合，情感饱满。

秋风习习，挟着片片银杏涌进教室，卷起卷子一角。我慌忙按住纸张，却见同桌小鱼用她的镇纸压住我的卷角。后来每个课间，我们趴在栏杆上看落叶飞舞。她说金灿灿的叶子像火红的花火，像跃动的肝脏。直至北风夹着初雪，她塞给我一封信，转学去了南方。信里写：“因为有你，每一片秋叶都有意义。”

细节描写细腻，通过感官体验营造温馨氛围，暗示姥姥的爱如自然之风般无声却绵长。

去年冬天，寒风犹如顽童，直往领口钻。回老家的公交站台，一位佝偻着腰的老伯伯缩在广告牌后避风，褪色的包袱背在身后。奶奶解下自己的围巾递过去，老伯伯连连摆手。她却笑着说：“无事的，我不冷。”老伯伯道谢上车，从包袱里取出十几颗土豆递来：“要是不嫌弃，就收下吧。”“那多谢老哥哥了。”奶奶笑着收下。一路上，老伯用方言絮絮说着自家菜地的收成，围巾上的铃兰暗纹在轻颤。后来每个飘雪的日子，我都会想起老伯伯捧着土豆，脸上皱纹挤在一起的暖洋洋的笑。

此刻，穿堂风推动我立在桌上的信纸——那是小鱼从鼓浪屿寄来的明信片。风吹梧桐沙沙作响，恍惚间如姥姥的蒲扇声；窗外燕子飞过，又似那只乘风高飞的燕子风筝；老伯伯亲切的方言仿佛仍在耳边。

结尾含蓄隽永，“风的褶皱”一词新颖深刻，将风比作承载记忆与温情的载体，余韵悠长。

每一阵风都是时光的信使，它挟着散落的记忆，在某个瞬间轻叩心门。风从不止息，在四季轮回中织就一张温柔的网，那是成长路上遗落的珍珠，更是人与人之间永不消散的温度。

当风穿过窗棂，我忽然明白——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，都藏在风的褶皱里……

评语

本文以“风”为线索，贯穿四季回忆，结构清晰，构思巧妙。语言优美细腻，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温情瞬间，从父女放风筝、姥姥摇蒲扇、同窗离别到陌生人的善意，每一段记忆都如风般自然流淌又触动人心。修辞手法丰富，比喻、拟人运用娴熟，画面感与情感张力并存。结尾升华主题，将风喻为“时光的信使”，赋予其传递温暖与记忆的象征意义，体现了作者对生活深刻的观察与感悟。是一篇情感真挚、文质兼美的佳作。

(指导教师: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城关中学 孙智龙)

